

枕书^{*}

程艳丹

2005-09

枕书搬到姑姑家来住了。枕书姓苏，一看名学便能看出她出自书香门第。不错，枕书的太祖是举人，祖父是大学生，父亲是L程师。姑姑苏眠月也是一派小姐脾气。

枕书住在姑姑书房里。那天下午有一张娃娃脸的姑父在书房里忙着架木床，见枕书提了只包走进来，便一脸天真地笑：“枕书，累了吧，来，吃梳子！”

橘皮鲜嫩，桃书玉滑的手指中在橘皮上轻轻一划，便沁出很多清凉的汁水，酥酥地溅在枕书脸上，有点酸，香香的。枕书皱皱眉笑笑，剥开果皮，捏了一瓣送入口中。姑父又抬头笑笑。枕书有点脸红，侧过头去看书架。书架有两面，白地板直至天花

^{*}Click to View:<https://web.archive.org/web/20221026062638/https://reentry.co/z7vvo>

板，一架小梯子倚着南墙，书架拐角处有一盆蔽苑的兰花。枕书一抬眼便鏖到书架上一本《橘子不要哭》，李碧华的。

床架好了，姑父道：“枕书，去冲个澡，冰箱里有吃的，自己在微波炉里热一下。我报社还有点事，出去一趟，你姑姑晚饭前回来。

“哦。”枕书一边铺床一边点头。姑父出去了。枕书去浴室。浴室小小的，很温馨。枕书披着头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定定地看了很久。她有点头晕，虚虚地唤道：“枕书，苏枕书。”镜子里的人也虚虚地叫：“枕书，苏枕书。”枕书傻傻一笑，去开热水喷头。蒸气弥漫开来，镜子模糊了，一切都模糊了。浴室里各种香味都活跃起来，她有些迷醉了。

枕书吃了一只小苹果，使到书房里来。明天就去这座城市最好的中学了，枕书有一丝莫名的兴奋。有开门的声音。是姑姑。姑姑把坠有玉佩的钥匙串扔到客厅的红木桌上：“枕书，什么时候来的？

枕书迎过去：“下午才来的。姑姑撩撩头发：“明天开学吧？来，姑姑有好几套衣服，只穿过一两次就不想穿。可都是名牌，你来试试。”

枕书走过去，姑姑打开自己卧室的衣橱门，一口气找出五套衣服，扔在床上。姑姑拉着枕书一件件试过去。姑姑突然按着枕书不动了。枕书穿的正是一件淡绿绣碎花的真丝上衣，白色丝绸长裙。枕书真的很美。姑姑下意识地映了眼衣镜，心中一动，二十六岁的人和十六岁的人真是不一样。

姑姑为枕书腾出间衣橱来专门放衣服。姑姑说在大的学校里穿衣服一定不能含糊。姑姑着看枕书又把她拉到浴室里。姑姑把枕书两条垂耳小辫解开来，拿木梳梳顺她的头发，从一只镶玉小盒里仔细挑出一对浅绿绸制头饰很久，微微一笑；“好了，去吧，明天就这么打扮。”

晚上姑父回来，见了枕书，似乎有点儿吃惊。他微笑着给姑姑夹菜，也给枕书夹菜。

晚上睡觉，枕书裹着毛巾被，愣愣地看天花板。姑姑眠月跟姑父江南是分开瞬的，眠月睡西房，江南睡东房。枕书很奇怪，姑姑都和江南谈了六七年的朋友，为什么苏家人还吃不到她的喜糖？她嫌江南不好么？枕书侧着身子看书架，很多很多书、溢出书香来，枕书有些困了。

新学校很大，枕书被分在一班，全校十六个高一班中惟一的奥赛实验班。枕书坐在教室里，突然觉得自己有一种骄傲的感觉。

教室里已来了好几个人，他们都有一种叫人难以接近的傲气。枕书靠窗坐着，翻一本新到的《书屋》。

“你好，我能和你坐吗？”走过来一个短发女孩子。枕书点点头，女孩子坐下来：“我叫水鱼，水里的小鱼”枕书笑了：“我叫苏枕书。”水鱼歪着头：“好诗意的名字。”枕书笑道：“水鱼是你的真名啊？”水鱼点点头：“当然，我爸姓水，我妈姓余，

年年有余的余。

水鱼很能说，她是本校初中部毕业的，对这里的情况了解得很多。水鱼告诉枕书很多事儿。

“他叫莫言，初中时成绩奇好，竞赛全是轻而易举拿全国第一。这次考奥班，他又是第一。”水鱼指着第一排第一桌一个穿深蓝T恤的男生吐吐舌头。

开学第一天，枕书和水鱼就成了好朋友。老师调整位置，她俩又成了同桌。

奥班很苦，竞争起来是无血的战场，刀光剑影都化在空气里。开学一个星期枕书就开始这样想。枕书在班上不出众，总是隐在靠窗的座位上，默默做作业。枕书有点想念过去，也有点想哭。

姑父待枕书很好。每周日下午都开了车带枕书去超市或书店。姑姑有很多漂亮衣服，高兴起来她会让枕书一件一件试穿。

枕书爸来了。那日下午枕书放假，正在看苏童的《妻妾成群》，身边是一摊未完成的物理习题。枕书爸愤怒地夺过书摔到书桌上，大叫昏头了枕书。姑父江南走过来，哥哥别生气，枕书才看了一会儿。枕书不做声。枕书爸生气地说枕书你太叫我失望了，你给我好自为之。说罢转身便走。

枕书跪在书房地板上仍不做声。江南走过去：“枕书。”枕书木木地：“哎。”江南俯下身：“枕书，别生气了，啊？”枕书浅浅一笑：“生什么气啊，跟他生气有结果吗？”“枕书。”江南笑了，脱口而出，“你倔得可爱，有点像《妻妾成群》里的颂莲。”枕书勃然色变：“颂莲？”江南慌道：“哎呀，对不起，枕书，姑父中午喝多了，不是颂莲，是《暮鼓晨钟》里尊贵的冰月小格格。”枕书不置可否地笑一笑，转身去写物理作业。

期末考试，枕书全班第十，全校第十六。她还是挺满意这成绩的，拿了通知单回到家，迎面来的便是父亲的斥骂：“第十？好意思说。以前怎么考第一的？”枕书觉得太不可理喻，冷冷地扫过去一眼，还

什么工程师呢，一点头脑也没有。父亲似乎读出枕书眼里的不屑，使一拍桌子：“你给我滚，考了第一再进我的门！”

枕书离开家了。背着包一个人在街上走，人来人往都在准备过年。枕书有点想妈妈。枕书想妈妈离开爸爸这一选择是对的，跟这种男人在一起的女人能幸福吗？哦，姑父真好，姑姑真不懂得珍惜。枕书想，将来如果谁对自己这样，自己一定死心塌地对人家。

“枕书，枕书！”有人在唤。枕书回过头去：“水鱼！”水鱼穿着大红绒外衣，短发上缀了两只绒球，很俏皮：“怎么一个人在街上？”枕书笑笑：“闷呗。你在买东西啊？”“我也在闲逛呢。”水鱼给枕书一条“益达”。“中午到我那儿吃饭，好吗？”枕书问：“哪儿呀？”水鱼挤挤眼：“等会儿就知道了。走，先跟我买衣服去。”

水鱼眼光很挑剔，走遍了整条街才从一家精品时装店里买到了一身勉强满意的衣服。水鱼穿着这浅

紫丝绒高领衫子，黑色皮制缀宝石长裤，有一种炫目的美。水鱼又买了一件磨砂玻璃的紫发卡，在镜子前歪着头想半天，终于满意了。枕书打趣：“打扮这么漂亮，相亲啊？”水鱼粉脸一红；“枕书，开什么玩笑嘛！”

水鱼把枕书拉到一家小餐厅——蓝月亮美食坊内。枕书看到了靠窗一桌坐着一——莫言。枕书有点恍然大悟。水鱼笑着跑过去：“莫言！”莫言领首：“水鱼，你这样子好美。哦——这是一——苏枕书吧？”枕书很不自在：“水鱼，莫言，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”水鱼一把拉过她：“枕书！你怎么这样子，是我好朋友吗？来来，快坐下。”枕书无奈。

水鱼很兴奋，点了许多菜。枕书默默搅动着面前的一盅海鲜汤。莫言话不多，头总是微昂着，唇边是不可一世的一丝微笑

吃过饭，水鱼嚷着要去游乐场，枕书忙推说有别的事，便逃也似的离开了他俩。

接着去哪儿？家是不能回了。盲目地在街上走着，竟碰到姑姑住的那幢楼下去。枕书被姑父叫住了，接着枕书便上了楼。

姑姑抱着只枕头在沙发里坐着，正认真地咬一只苹果，膝上是一本三毛文集，她看看枕书：“怎么，被你爸骂了？”枕书不做声。姑姑撇撇嘴：“我小时候不也叫他骂么。就这公子脾气，我还怕他？”枕书定定地看老式座钟的钟摆，摇来晃去叫人眩晕。姑姑把苹果核给了姑父：“江南，你出去买点菜来，枕书今年寒假别回去了。”

枕书泡在书房里感觉太好了，她不分日夜地读那些书，日子在书香里无声地飘走。

水鱼告诉枕书自己有男朋友了，就是莫言。说心里话，枕书是看不起现在的女生有什么男朋友的。她想，即便有了梦里的人，也该矜持些，像古诗词里讲的“倚门回首，却把青梅嗅”该有多好。

英言真是太优秀了。他就坐水鱼后面。相处久

了枕书发现莫言还并不是那么让人难接近的。他也有不懂的东西。比方说，他有时也会问枕书，“梅子黄时雨”出自哪儿？枕书便会轻声把贺铸那首《青玉案》背出来。而枕书要有题做不出来，是绝对不会问莫言的，她宁可坐在那里想一道递推数列题想半天，也不愿回头问一句。

姑父对枕书很好。每周日他都会开着车带枕书去大超市买吃的。枕书爱吃徐福记的太妃糖，橘子味的。枕书也爱吃萨其马，听说当年是梳了两把头穿旗装的宫妃、格格们最爱吃的小食儿

那是暮春吧，从超市回来的路上姑姑就开始呼姑父。一共三迎。当姑父和提了一袋台尚萨其马的枕书一起站在那儿的时候，姑姑冷冷一扬手，小茶几上一只景德镇细瓷青花碗便碎在地上。姑姑冷笑：“逛得开心？”枕书楞了。姑父赔笑：“眠月，什么事儿，呼我三迎？”姑姑抚着自己修长的手指：“不敢了江南，可打搅你了！”

泪在枕书眼里润了一圈，枕书一狠心，咽回眼

泪，直直地望着站站。姑姑死死盯着枕书。枕书穿着淡蓝棉布外衣，胸前有一弯水蓝月亮，两条细辫被两根湖蓝缎带束着，清水洗过一样水灵。姑姑穿着浅黄堆云绣的绸制旗袍，长发盘着，情懒，尊贵。枕书有些麻木，侧过头去

江南忙进屋给姑姑沏了碗碧螺春，把地上的碎瓷收拾了。姑姑合了书，起身头也不回地进了自己的西房，重重摔了门

枕书一步步走到书房里，一步步登上木梯，她要拿那本陈杯改写的电视剧本《青衣》。她静静地读那本书，筱燕秋的爱情，筱燕秋对戏曲的痴迷，一点点把枕书带到一个空灵遥远的地方。她突然很敬佩书中的筱燕秋，在她眼里筱燕秋成功了，她在冰天雪地里舞着多年前的那出戏，她成功了，她涅槃了，尽管她付出了太多，太多。尽管她仍然痛苦在冰天雪地里。枕书把《青衣》放回去，趴在床上想了许久。她有点想妈妈。妈妈是个作家，在枕书八岁时受不了枕书爸对文学的极不理解，愤然离开了。妈妈现在在哪儿呢？新西兰还是荷兰？妈妈又嫁人了。枕书想自己与

妈妈的人生观是不同的。妈妈渴望无羁热烈，自己只想拥有云淡风清。

江南在度房里做饭，香味溢出来。枕书到阳台上去，伏在窗口，枕着手臂。枕书有点儿累了，枕书要休息。

有淡淡的奶香，一点点钻进枕书的鼻端。枕书抬眼皮，是一张娃娃脸，有清澈的眼眸，有浅浅的微笑。他手里托着一块萨其马：“小格格，吃吧。”他开玩笑。枕书没有推辞，抬起头轻轻咬了一口，含在口里，很香，很好吃，软软的，一点点酥暖暖地化掉。江南笑了：“去吧，吃饭了。”

天下着小雨，把枕书的心情淋湿。枕书想把心事翻出来晒晒太阳。可是，雨还在下。

水鱼妈妈来学校了。水鱼说她妈妈刚从云南出差回来，带了很多好吃的。两个女孩子夜自修时躲在书堆下分吃一只奶黄色的芒果。水鱼略略笑着，抬起腕来，一件银质的首饰，丁丁东东。银色的光把水鱼

笼得像深海里活泼的小鱼儿,很可爱,很可爱。“莫言送的?”枕书轻问。水鱼点点头,笑腾里盛满幸福

班上组织奥数辅导。枕书报了数学,水鱼报了化学。枕书回家去,把申请奥数辅导的表格给父亲,要他签字。父亲问为什么不报物理。枕书一侧头回答,我爱数学,父亲火了,说:“这是爱不爱的问题吗?将来考名牌物理必考,你数学已经不错了、物理 100 分却拿不到 95,你为什么不再钻研钻研?死懒!以前我 16 岁的时候在路灯下咬干馒头做题目看书!身在福中不知福!只知道看那些毫无意义的杂书古书,你要当什么作家么!告诉你,作家没饭吃!玩文字游戏有什么了不起?虚无!也像你妈那样嫁个老外风光去!”枕书一扬头:“不要你管!”父亲甩过来一巴掌,被枕书抬手挡住:“你没有这个权利。”父亲气极,撕碎了那张申请书。枕书冷冷地弯腰将碎片拣起,头也不回地走了。“回来,有本事别进苏家的门!”父亲大叫,枕书没有哭她也没有进苏家的门,更没有去姑姑家。她就一直在街上走着

苏枕书?”一辆山地车在她身边停下来。“莫

言?”枕书很意外,“你一”莫言微笑着:“怎么,散步?可真有闲情逸致。枕书笑笑:“原来你也会笑的。莫言推着车:“俊话,我是木头人啊?枕书道:“哦,我以为你只会对水鱼笑呢。莫言微昂着头:“是呀,我也以为你只会对水鱼笑呢。莫言的眸子若寒星,若宝珠;“去我家坐坐吧。枕书想想,轻轻点头。莫言父母都在北京做生总,他们拥有两家公司。英再的房间里有很多奥数书。莫育给枕书泡了咖啡。“今晚你住我妈的房间吧。”英言道。“啊一不!”枕书惊诧地,“我回去,回去。”

“我送你。”英言道。枕书突然抬头道:“不,不,谢谢,我自己走。”莫言楞了楞:“那好,再见。”

风有点儿凉。枕书问自己,去哪儿,去哪儿?她想哭,自己是哪儿也去不得了。路上人来人往,都是回家去的吧?空气里有樱花香,这地方哪儿还有樱花?枕书抬头望望四周,有霓虹灯,有汽车,有商场,有道旁树,没有楼花。枕书抱紧了怀里的书包。一辆白色的轿车在她身边停了下来。“姑父?”枕书心

里一暖。车窗一点点摇下来，姑父那娃娃脸一点
点明晰：“枕书，进来吧。”枕书迟疑：“姑父。”江南打
开车门：“叫我江南。”枕书脸有点儿红，没做声，也没
动。江南微笑：“进来，我有好东西给你”枕书迟疑着
进去，姑父侧身递过来一只深碧描漆的茶叶盒：“打
开看看。”盒子很大，像古时的食盒。枕书拉开第一
房，馥郁的芬芳扑面而来一清水里，养了十七朵洁白的
栀子花！枕书忙拉开第二层，七只各色各样的中国
结。再拉开第三层，十七只奶油萨其马。“生日快乐！”
姑父笑了，“真巧，原本要去你家送给你，没想到你
在街上。”枕书不知该说什么：“我……”走吧，时候不
早了。”姑父启动引擎。

姑姑到周庄去了，单位组织旅游。书房里那盆素
心兰已开了花，水蓝的小花瓣娇娇嫩嫩的。枕书坐在
写字台前把那么长的申请表一点点拼起来，在家长签
字栏里写下“苏枕书”。她想自己是自己的主人，自
己已经十七岁了。

枕书挑了一朵还未全开的栀子花压在了自己最
爱的一册词书里。那一页恰有晏殊的《蝶恋花》：“

昨夜西风满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。”

上竞赛课好苦。报数学的女生极少，枕书看化学班物理班一大群女生，再看看数学班，心想自己是不是太任性了，明知道自己上化学班可有获一等奖得20分的可能，上物理班可以提高高考成绩，上数学班呢？获奖是天方夜谭，要想听懂老师讲的内容也很困难。可枕书还是不做声，蹙着眉仔细望着一黑板密密麻麻的三角函数等等。

枕书发现，每次上竞赛课，莫言总是坐在自己右边。他那修长白皙的手指夹住一支修长光洁的圆珠笔，时而在纸上写东西，时而轻盈地转起来。渐渐地，枕书也开始轻声问莫离几道题。英言很简洁地答完题，又微昂起头来。

这天姑父去贵州采访，姑姑一个人在家。夜自修后枕书回到家，感觉屋里气氛实在不一样。姑姑刚洗过澡，湿流流的长发笼著一张白玉一般冷的脸，姑姑的睡衣长及脚面，雷白的底子，开着暗紫硕大的玉兰，散溢着梅雨时节潮湿的气息。姑姑侧着头，冷冷

地望着枕书。

“姑姑。”枕书低低地唤，想躲过她的目光，进浴室去。“站住。”姑姑沉沉地发话。枕书回过身来。姑姑冷笑着，丢给枕书一只大木盒：“真聪明啊，苏大小姐，连江南的生日都弄清了，了不起，了不起！”枕书蒙了，继而脸红到脖根，姑姑翻了她的东西，翻了她预备送给英言的一套古筝古琴曲，可是姑姑弄错了！

“你凭什么翻我的东西！”枕书涨红了脸“哼，凭你叫我姑姑，凭你住在我家，凭你爸爸过去藏人家备给我的东西，凭你爸爸破坏我的婚姻！”苏眠月的唇颤动着。枕书莫名其妙。苏眠月愤怒了：“你很奇怪找为什么不结婚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因为找真爱的人在我二十岁生日那天被你爸气走了！我在赌气，你懂吗？因为江南不配我！你现在既然要同我竞争，好，我奉陪，你有年轻，我有魅力，看谁胜谁负！”

枕书博然：“姑姑…”“你送吧，把这东西送给江南。我告诉你，下个星期欢迎你光临我们的婚宴

!”姑姑走了。枕书把木盒放好，走进浴室。喷头的热水把枕书的细皮肤烫得娇红。“竞争……婚宴……江南……”枕书笑了，姑姑好傻，竟有这样的念头！江南，江南，就算自己不想叫他姑父，也不过是想叫他哥哥而已。姑姑，真是小姐脾气。

枕书在书桌边坐下，看那木盒里的磁带，《阳春白雪》、《平沙落雁》、《十面埋伏》、《春江花月夜》……还送给英言吗？算了吧，还是独守这份心境，要别人理解做什么呢？就算理解了又有什么用呢

平日只知道莫言数学特棒，真不懂他计算机为什么也这么出色。没出声儿他就获得了南大保送资格，专攻计算机。他转学去南师大附中，水鱼迷慨地问她：“你很行的，为什么要保送？”

“因为我喜欢捷径。再见，小鱼，再见，枕书。”莫言微扬着头，留给水鱼一个茫然的背影，留给枕书一个苍白的背影。

水鱼失落地折着伤感的纸鹤。枕书释然地抚着

那只木盒——所幸当初不曾送出去！日子紧张而有序，一如编好的程序。枕书仍一课不落地听奥数辅导，尽管功课繁重，课程艰深。

只是有时枕书会莫名地伤感，枕书想，自己已走过了花季，快要走进雨季，十七岁的女孩子该是这样伤感寂寞的。

姑父成了真正的姑父，他一身大红绣金福的对襟唐装，姑姑一身大红旗袍，一脸富贵满足的笑。苏家来了很多人参加婚礼，枕书爸爸心情也很好，直夸妹妹妹妹夫是天生一对地造一双。苏江两家人都喜气洋洋，姑姑姑父也喜气洋洋。枕书端着酒盏为姑姑姑父敬酒，用语得当，措词华美，大家都笑着议论，这是眠月的侄女儿呀，下半年上高二了，模样标致，成绩又好，难得难得，苏家尽出才女呀

枕书记经决定搬走，搬到水鱼家去。因为姑姑已经怀孕，在他们那里不方便。水鱼爸爸在外当军人，家中只有水鱼和经常出差的水鱼妈妈

一周以后，水鱼莫名其妙地开始躲着枕书。枕书问水鱼：“你怎么了？”水鱼突然大吼道：“你装什么糊涂……昨天莫言喝醉了，一遍又一遍喊你的名字……”

枕书呆呆地蹲到地上。她不明白这个世界怎么了。姑父对她好，难道她不该对姑父微笑吗？莫言学习好，难道她不该和他交流吗？他是水鱼的朋友，难道月己就不能和他作朋友…

她只好又回到家里。面对爸爸的讥讽她不说一句话，除了课堂提问她必须回答以外，从此她就很少说话

她在心里总是默默地念着：忍

忍，快点考上大学离开家吧

忍，快点长大吧

枕书真是个平凡的女孩子，她还有很多个春夏

秋冬要走过，但要留神，不然日子都溜走了，自己都知道